

台灣武俠小說精品大展

慕容美作品集

風雲榜



上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台灣名家武俠小說精品大全

風雲榜

上

(台灣)慕容美 著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新登字 115 号

风云榜

(台湾) 慕容美 著

责任编辑:李 然 李渔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993 年 10 月第一版 1999 年 10 月第二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32 印张 20

字数 200 千字;印数:1-5000

书号 ISBN7-80555-803-5/I.157

定价:(全书二集)39.80 元

本书版权授与本社在大陆地区独家出版

版权所有 严禁盗印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主要写一个来历不明的少年武维之,巧遇无名老人,引出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故事。武维之在师执尊长的协助下一步一步揭开自己身世之谜,瓦解了“风云帮”的邪恶势力,救出了自己的生身父亲,认母团圆。

全书情节奇诡,扑朔迷离。布线、打结、解扣、收网的技法十分圆熟悉,叙事风格如诗如画,被著名评论家叶洪生先生誉为“诗情画意派”的代表作,一点也不为过分。

目 录

第一章	笔箫盟	(1)
第二章	群英会	(37)
第三章	盟主角逐战	(65)
第四章	天仇老人	(108)
第五章	黑白无常	(138)
第六章	紫燕十三妹	(176)
第七章	虎坛风云	(203)
第八章	柔情似水	(233)
第九章	灵台山下人憔悴	(266)
第十章	梅雪奇冤	(315)
第十一章	云浓雨密	(373)
第十二章	紫阳惊魂	(408)

第十三章	天盲怪叟	(432)
第十四章	成败一举	(478)
第十五章	天、地、人三老	(520)
第十六章	玉女情	(544)
第十七章	连环计	(570)
第十八章	正邪两阵图	(596)
第十九章	离合悲欢	(621)

第一章 笔萧盟

甲子年的八月十五，似乎是个颇不寻常的日子。

古都洛阳，这座历史上的名城，打自三数天前开始，就已逐渐显示出一种近乎反常的热闹。而到了十五这一天，更是人如聚蚁，马似飞蝗！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向城中蜂涌而来，好不热闹。

人笑语，马长嘶。放眼城中，不论茶楼酒肆或者客栈饭馆，到处有马，到处是人。这些风尘仆仆的不速之客中，包括了老少男女、僧道尼俗各式人等。从儒雅风流的文士，到衣衫褴褛的乞丐，以至于江湖术士、走方郎中；三教九流，应有尽有，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同一天，古城内东北一隅，却是寂静异常。

时约午未未初光景，那座建于魏文年代，始号芳林、后改华林的古园中；在龙溜和天渊两池之间，那一度因晋王司马芳日夕游宴群臣，而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九花丛殿之下，这时深秋的阳光正有如一条温暖的金黄锦被，轻轻而静静地照覆在阶前一个蓬头垢面、蜷曲侧卧的少年乞儿身上。

那乞儿衣着破旧不堪，身底下垫着一条枯黄的粗草席，头旁放着一只篮子；里而除了一副竹筷跟一只缺口瓷碗外，别无一物。从那乞儿在臂弯里露出来的半边脸孔看上去，他

的年龄大概在十五岁左右。虽然那半边脸孔满是油污，但五官却是极为端正挺秀。他似乎睡得很甜，呼吸均匀，弧形的唇角上，漾着一丝浅浅的笑意。

园中很静，不时有一两只跳跃啄食的小麻雀，在乞儿那只篮子上向篮中检视；见无余粒可以分享，方始一一振翅而声。对这些，乞儿则是一无所知，熟睡如故；只有臂弯中那支斜斜伸出半截的黑色箫管，在秋阳中，无声地闪着阵阵乌光。

就在这个时候，殿东景阳假山背后，忽然悄没声息地踱出一位面目慈和、白须垂胸的佝偻老人。那老人背剪着双手，似有着满腹心思，神色异常落寞。他蹒跚独行，时行时停，这时正朝九花丛殿这边走了过来。

老人走得很慢，一面走，一面低声漫吟道：“园破、人老，秋亦堪怜……”吟声断续，愈吟愈低，终至不可复闻。

渐渐地，老人走近少年乞儿身边。当他发现居然有人会在这种冷僻之处昼寝时，不禁微微一怔。但在他看清对方原来只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年轻乞儿后，又不禁怜惜地多望了他一眼、同时发出一声低叹。

就在老人举步欲行离去之际，游目所及，老人蓦地一声惊噍，身躯猛然一震，脸色速变。他谛视着乞儿臂弯中的那管黑箫，双目中闪射着一种令人颤抖的精光；垂在胸前的那把白须也同时不住地抖颤起来了。

这时，那个乞儿口中含混地嘟得数声；手足伸展，业已打着呵欠，揉着眼皮，从地上坐了起来。当他一抬头，蓦然瞥及了面前的老人之后，先是一惊，继又簌然一笑，露出一口整齐如玉的牙齿，低头抚弄着那支黑黝黝的长箫，好像有点怪难

为情地笑着招呼道：“老伯……您……您……好啊！”

老人含笑点头，应道：“你好，小弟弟。”老人此刻的神态，已回复到先前的平和，他一面答着话，一面就势在那小乞儿身边的石阶上坐下来。

老人坐定了，似乎有意造成一种随和的气氛。他先东张西望了好一阵子，又赞美了阳光的温和、古园的雅静，如何适宜于散步或小睡。听得那乞儿满脸笑容，毫无拘束地瞪着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望着他；就像一对祖孙闲坐，做孙儿的正等待着老祖父开始述说一个古老的故事一般。老人这才偏过脸来。漫不经心地含笑问道：“小弟弟，你多大啦？”

“十五。”

“哪儿人？”

“临汝。”

“念过书吗？”

“念过。”

老少对答至此，老人微一怔神，好似突然发觉了什么不对；蓦地偏转脸来，双目一张，精光四射地沉声道：“什么？你说你是临汝人？”少年略感惊讶地嗯了一声。老人双目一闭，连连摇头，一面喃喃地道：“不对，不对！你绝不是临汝人。”

少年听了更是惊讶，心说：“这就奇怪了，我是什么地方人，谁也不会比我自己更清楚，我又没有说谎，你凭什么说我不易临汝人，而且说得这样肯定呢？”他嘴唇动了一下，因见老人双目紧闭，似在思索什么，是以忍着没有开口。

这时候，老人忽又张口道：“小弟弟，你姓武，是吗？”老人发问时，语短声促；问完后，两眼盯在少年脸上，不稍一瞬。

瞧那神情，他不但急于得到答复，而且对少年将如何答复，也显得异常关切。

少年方欲点头，忽然一声惊咦，眼睛睁得大大的，失声说道：“老伯……这……这个……您……怎么会知道的呢？”老人啊了一声，同时深深地吐出了一口长气。

少年摇摇头，自语般地又道：“真令人奇怪……我明明是临汝人……您却说不是；您以前没见过我，我也没告诉过你，但您却又知道我姓武……唔……真令人奇怪。”自语至此，终于忍不住抬头道：“老伯，您怎么知道我姓武的呢？”

老人脸色微微一变，以两声干咳掩饰了面部的激动神情之后，方始手抚长须勉强笑笑道：“你猜猜看——”

少年率直地摇摇头道：“猜不着。老伯，您说了吧！”

老人仰脸朝天，漫声道：“孩子，你知道老伯是干什么的吗？”

少年脱口道：“算命的？”

老人回过脸来，点点头，笑道：“一点不错！孩子，你真聪明，被你一猜就猜对了。老伯会算命，人家替老伯取了个外号，叫做卜算子。笑得一笑，又道：“老伯不但会算命，而且算得很准。”

少年好奇地道：“见了谁的面，都知道那人姓什么，是吗？”

老人笑了一笑，道：“单会这一点，就不稀奇啦！”

少年听了，大感兴趣，不禁仰脸又道：“那么会什么才算稀奇呢，老伯？”

老人微微一笑道：“断人生死。”

少年不由得失声道：“断人生死？啊！老伯，您真了不起！”说着，不禁自语道：“假如我也会，该多好。”头一抬，大声说道：“老伯，这种本领，您肯教我吗？”老人拈须微笑不语。少年话方出口，朝老人望了一眼，脸一红，头忽然低了下去。原来他发觉自己太孟浪了，他想：“我跟人家初见面，这种要求岂不太嫌过分了吗？”

少年方自惭愧不安，耳边忽听老人和悦地笑道：“抬起头来，孩子，这不算什么。江湖上三百六十行，无师自通的行业毕竟很少，老伯会这个，也是人教的。而且，再说一句大话，老伯年岁也不小了，将来终有一天免不了要传人，我们今天既然无。意相遇，也算是前世有缘——”

少年抬起那张红红的俊脸，兴奋而羞赧地低声道：“谢谢您，老伯——噢，师父！我该向您老人家磕几个头呢？”

老人和蔼地抚着他的肩头道：“用不着了。孩子，你既有向我磕头的诚心，便和磕头没有两样了。而今往后，我们之间的名分，就这样定啦！”老人说着，仰脸望了望天色，自语道：“现在大概是未申交替，唔，还早着呢！”

少年抬头道：“师父有事吗？”

老人点点头，旋又望摇头，漫声道：“没什么，等会儿你就知道啦！”

老人说着，同时发出一声极其轻微的叹息。他悠悠地仰起了头，眼望虚空，不言不动。像在欣赏着天空中追逐而过的浮云，又像为了一些遥远的往事，而陷于一片沉思。

古园，再度回复了平静；只有秋阳无声地照射着，暖人如醉。

良久之后，老人缓缓收回目光。他见身边少年低头皱眉不语，不禁伸手一拍少年肩头，轻声笑问道：“孩子，你在想些什么啊？”

少年一楞，眼角微抬，赧然笑道：“没有什么，师父，我只是在想——”

老人笑道：“想什么，说呀！”

少年期期地难以启口，老人目光一转，似有所悟地笑接道：“你在想师父如何算出你姓武是不是？”

少年不安地笑了笑道：“是的，师父，我一直在想，这真有些不可思议——”

老人听了，不禁手抚长须，呵呵笑道：“年轻人总是一个样子，一点也沉不住气。你不是已拜我为师了么？……好，我就先把算出你姓武的经过告诉你吧……这样的，今儿早上，城中忽然来了很多很多的武林人物。师父心里纳闷，便信手起了一卦。除了解决几件重大的疑难之外，另外发现了一件事，那便是今天第一个跟师父交谈的人，可能姓武。唔——而后师父遇见了你——咳咳，这不很自然么？”

老人所说，显非由衷之言。因为他一而说，一面又以干咳掩饰着语句的断续。同时，他那种笑声，也是极为勉强。少年虽然一面听，一面点头，但脸上却仍流露着一种惶惑不解之色。老人瞥了他一眼，忽有所悟地蔼容问道：“孩子，你不明白什么叫做武林人物是吗？”

少年摇摇头，静静而低低地答道：“不，师父，这个我知道。”

老人微感意外地哦了一声，忙又问道：“谁告诉你这些

的，孩子？”

少年低头哑声道：“我爸爸。”

老人神色一震，失声道：“什么？孩子，你——你见过你爸爸？”

少年抬起脸，眼圈微红，讶道：“师父，您这是什么意思？”

老人头一低，忽然狂咳起来，少年情不自禁地起身走到老人背后，为老人轻轻捶打着。片刻之后，老人咳停了，唉声叹道：“唉唉，老啦！真的老啦！”说着，拍拍身旁石阶，调脸向少年道：“师父没事啦！孩子，你坐下来吧！”

少年坐定后，老人温和地问道：“孩子，你什么时候离开你爸爸的呢？”

少年低头哑声道：“四年前。”

老人又咳了一声道：“现在他人呢？”

少年哑声哽咽着道：“他……他……死了。”

老人脸上神色凄然，这时伸手放在少年肩头上，轻轻地抚慰了好一会，这才低声带着振作的强笑说道：“傻孩子，别难过啦！人死了，就是死了……知道吗？”他微微一顿，继续道：“师父见你年纪这样小，就单身流浪在外，还以为你从小就没有爹娘，所以一见你说在你懂事之后还跟你爸爸在一起，相当惊讶。是的，孩子，师父刚才就是这个意思。”

说至此处，老人又咳了两声，和声问道：“四年前，你跟你爸爸住在临汝，是吗？”少年点点头，用衣袖拭着眼角，没有出声。老人神色迫切，声调却用得特别和缓，又问道：“住在乡下，也许是个相当偏僻的地方，是吗？”少年点点头，同时脸一抬，脸上又现讶色，好像说：是呀！您怎么知道的呢？

身后树上被风吹落几片枯叶，老人这时无巧不巧地调过脸去，刚好避开少年的视线。他头也不回地缓声又道：“就只有你爸爸跟你两人吗？”少年点点头，嗯了一声，头又低了下去。

少年头一低，老人便转正了脸，继续低声问道：“还记得你爸爸的相貌吗？”

少年低声应道：“记得，师父。”

老人顺口接道：“说得出来吗？”

少年点点头，头仍低着，想了一下，这才低声嘶哑地道：“我爸爸……年纪很大了……跟师父您……差不多……胡子很长，和头发一样白。”

老人眉峰微微一皱，岔口道：“师父想，你一定很像他，是吗？”

少年摇摇头，老人漫不经心地哦了一声。少年伤感地道：“不，师父，我不太像他老人家。我问过我爸爸，他老人家说，他老了，他吃过很大的苦，久经忧患，人全变了样。他老人家又说，他年轻时，长得和我完全一样，祖父非常疼爱他，就像他现在疼我一般……师父，我相信我爸……他是一个难得的好老人……就像您老……我们住的地方很穷，很冷落，但是我跟我爸却都很快乐……”

老人不知为什么原因，一面静静地聆听着少年的述说，一面无声地缓缓摇摇头，神态凄怆。这时双目中精光一闪，好似想及什么，不禁又问道：“孩子，关于武林中的事，你知道得多不多？”

少年摇摇头，应道：“师父，我并不知道什么啊！”

老人噢了一声，微讶道：“刚才，你不是说——？”

少年也似触及什么，蓦然拍脸，睁大眼睛道：“噢，对了！师父，我刚刚忘了问您一件事。”

老人忙道：“问什么？”

少年眼中露出期待之光，迫切地道：“刚才您老人家说，今天洛阳城中来了很多很多的武林人物。请问师父，其中谁是武林第一人？”

老人大感意外，张口结舌，几乎说不出话来。挣扎了好一会，方始讷讷地道：“孩子，你——你怎会问到这……这上面来的呢？”

少年微带喘息地恳求道：“不，师父，您先告诉我吧！谁是武林第一人？来了没有？他在哪里？”

老人瞠目道：“孩子，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少年坚决地道：“我要见他。”

老人神色微异，沉声道：“为了什么呢？”

少年被问，神色顿沮，喃喃地道：“这个……我就……知道了。”

老人不禁大惑不解起来，皱眉道：“孩子，师父可真被你弄糊涂了。你要见武林第一人，却不知道为了什么要见他。这，这，这……孩子，在你心目中，武林第一人……他是谁啊？”

少年沮丧地摇摇头，好似异常灰心。

老人耐心地又问道：“孩子，是你爸爸生前吩咐你这样做的吗？”

少年摇摇头，低沉地道：“爸……没有……这样吩咐。”

老人眉峰紧拥，又道：“那么，你怎想起这个的呢？”

少年低头朗朗地道：“我……我知道……”

老人忙接着问道：“你知道什么？”

少年抬脸肯定地答道：“我知道爸有过这种打算。”

老人道：“去见一位武林第一人？”

少年点头道：“是的。”

老人忙又问道：“你从何得知的呢？”

少年仰脸闭目，追忆着道：“平常时候，我爸人很好，和颜悦色，好像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事值得他老人家忧愁。但是、每逢雷雨交作的黑夜里，他老人家就会忽然变了性情……”

老人这时面寒如铁，双拳紧握，胸前卢须无风自动；双目精光如电，射定少年脸上，不稍一瞬。少年如于此际睁开眼来，一定会被老人这副神态所骇。但是，少年不会睁开眼皮的，他此刻似乎正陷落在一片痛苦的回忆中；话到半途，一阵哽咽竟然顿住。

老人静静而冷冷地催道：“说下去，好孩子。”

少年痛苦地嗯了一声，闭目继续说道：“那时候，他老人家就会痛饮至醉，然后锁上房门，满屋徘徊，像疯人般地吃语不休，但是，说来说去，数年如一日，始终只是那么两句话……”

老人再度沉声催道：“两句什么话？孩子……”

少年吸一口气，苦笑了一声道：“‘唉唉，我到哪儿去找他呢？唉唉，我多‘哪儿去找他呢？’——翻来覆去，就是这么两句。”

老人脱口道：“找谁？”

少年长叹道：“找谁：武林第一人啊！”

老人目中精光突现，问道：“你爸说出那人姓名吗？”

少年摇摇头。老人又道：“那你怎么知道他要找的是武林第一人呢？”

少年闭目苦笑道：“我问了他呀！”

老人立即接道：“你怎么问？你爸怎么说？”

少年伤感地道：“当时我说：‘爸，你要找谁呀？’他瞪眼叱道：‘没你的事，去睡觉！’唉，不管怎样，他老人家总是我的爸爸，是吗？我被他一骂，闷着气，也就依言上床睡了。一次、二次……渐渐地，他老人家发现了我的不高兴，一次酒后，他老人家突然把我从床上一把抱住，搂头失声痛哭起来，一面说：‘啊！乖乖……告诉你啦……我……爸……要找的……是当今武林……第一人啊……’我也跟着哭了起来，一面道：‘爸……去找他啊……’他老人家又道：‘带你……不方便……放下你……不放心……唉……’以后爸就沉默下来，人也一下老了许多……终至染病……死去……”少年说至此处，业已泣不成声。

一阵风过，落叶片片，古园中开始到处浮动萧飒的深秋气息。

老人望了望饮位着的少年，一声轻叹，无力地垂下了头，任由冷风吹散了一头白发——充分暴露了一个老年人的龙钟之态。

隔了片刻，少年停止了哭泣。

老人缓缓抬起头来，目光略见呆滞地发了一会儿楞。忽然间，他神色一动，好似想起一件什么事，于是他偏脸朝少年